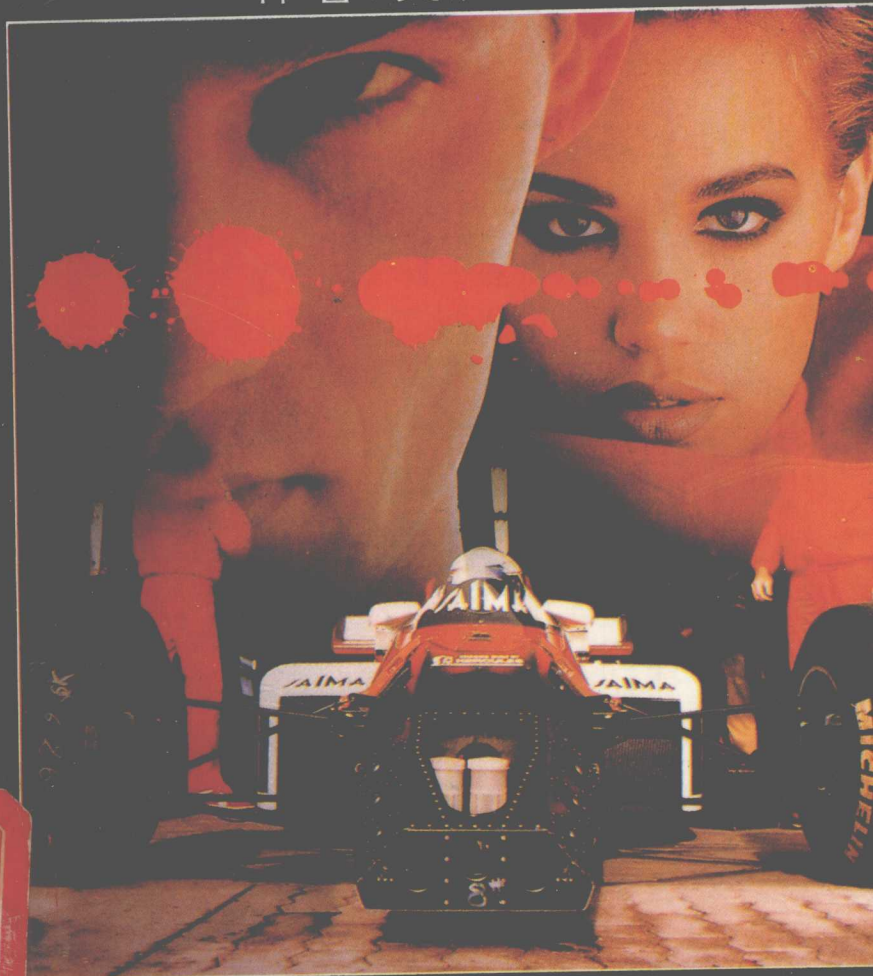


天魁金雕

# 罪恶图腾

作者：麦沙利 著



天魁金雕 之

罪  
惡  
名  
勝  
文

麥  
沙  
利

此書為梁英堅同學所捐贈，謹  
向此高尚行為表示衷心感謝和敬意！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(辽)新登字 3 号

天魁金雕

Tian kui jin Diao

罪恶图腾

麦沙利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:110001)

精美速印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630 千字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2.5

1994 年 7 月第一版 1995 年 3 月一次印刷

印数:2000

责任编辑:马达琪 封面设计:星香

ISBN7-5313-1152-6/I·1032

全套定价:30.00 元 本册定价:6.00 元

# 麦沙利麦沙利麦沙

他在道中是可怕的煞星，可他在床上是可爱的杀星。“010”是女人们对他的爱称，所以他的代号“神煞010”。他风流幽默，四处留香，机智勇猛，为所欲为。

他的故事数不胜数，脍炙人口，香艳袭人，威猛激烈。

“麦沙利”是沙莉文先生温柔硬派作品中的又一笔名。

他的作品享誉东南亚，畅销华语世界，是海内外华人最崇拜的文艺作品。他的温柔硬派作品更是他无数作品中最受人们喜爱的宠物，他的作品将伴您神游世界，历尽惊险，倍享柔情，将会给您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## 罪恶图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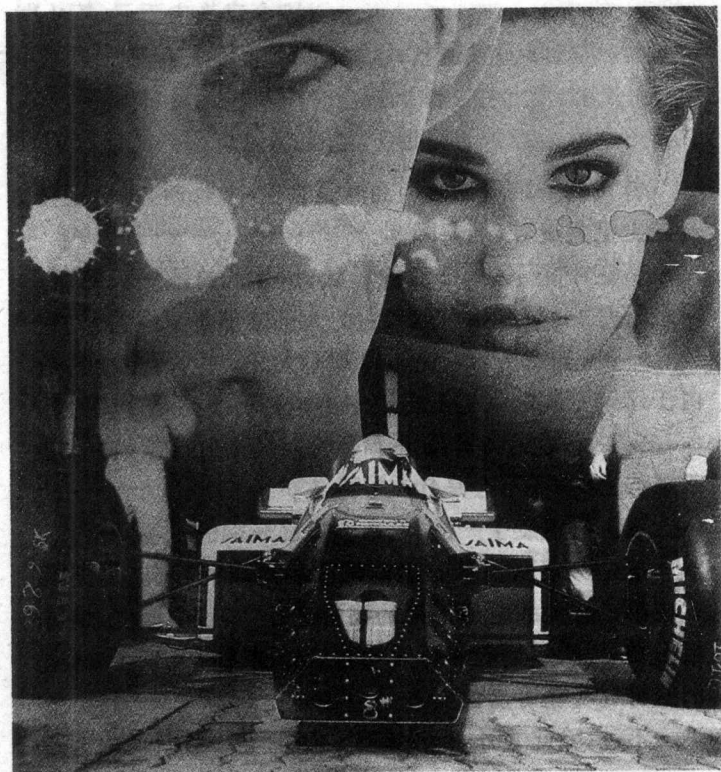
精神空虚,现代愚昧,使人们盲目地崇拜图腾。

一座荒凉的小岛上,一大批前古遗留的钻石被发现了,林飞扬的好友因此被岛民心中的神——鲁奴奴——小岛神秘的统治者杀害,但岛民们迷信他,崇拜他,唯命是从。为友报仇,林飞扬一踏上小岛就面临处处陷阱,好友的妻妹赤身裸体邀他共泳,显露着原始野性的美妙身材;总督情妇竟主动爬到他的床上施展她妖艳的女性媚力;林飞扬与鲁奴奴各施手段征得岛民信任,总督情妇下春药促使林飞扬与好友妻妹苟合,并偷取物证诋毁林飞扬。而她则在“梦”中与健壮如牛,性欲旺盛的鲁奴奴一次次进入高潮,林飞扬以毒攻毒,险救女友,在残烈的搏击中堪堪杀死鲁奴奴。至此岛民才发现他们顶礼膜拜的神竟是独立前统治者的后裔,他为继续家族的统治而心性变态地炮制出一个虚伪、罪恶的图腾。

罪恶图腾

# 罪 惡 圖 騰

小虎正四下寻找线索，不料被黑手党老大盯上，为夺星他  
们明枪暗箭，在赛场上，小虎正四下寻找线索，不料被黑手党老大盯上，为夺星他



## ★ 小 岛 遇 险

林飞扬一眼看见金瓶岛时是在空中。那时，飞机正在岛的上空盘旋着，准备降落。

从空中望下去，那岛的形状，倒是真的像一只花瓶，不过不是一只金色的花瓶，它的大部分都是翠绿的。

不过，林飞扬对它的印象却不大好。也许，主要的的是由于这架蹩脚的飞机上的空中小姐并不漂亮吧。

以最下等的飞机及最下等的人员飞航这条航线，这条路线上的，决不会是什么好地方。

飞机再盘旋了一圈，就在金瓶岛东端的机场降落。

这是一架双引擎的运输机改装而成的客机，是美国人在第二次大战时遗下来的物资之一，其古旧程度，是可想而知的。机师们能够每天驾着这样的飞机飞来飞去，他们的勇气实在可嘉。

不过，除此之外，是没有更快速的方法可以到达这岛

上了，而林飞扬是赶时间来的。

那又老又丑的空中小姐，甚至忘记了提醒乘客们缚好安全带准备着陆，以致当机身向下倾侧时，十二个乘客的其中一个，差点从座位里跌了出去。林飞扬猜想，空中小姐也很可能是故意不提醒乘客缚好安全带，为的是她们明知那安全带和机上其他的东西一样，都发霉了，把它缚上了，反而未必安全呢！

飞机还算平稳地降落在那条沙泥地的跑道上，跳动了一下，就稳定下来了。机轮辗起地上的沙泥，在飞机的后面成为了一条黄尘的尾巴，飞机就拖着这条黄尘的尾巴，转到机场上唯一的那一座单层建筑物处。

这就是此地的“机场大厦”了。

林飞扬的行李是很简单的，就只有一只衣箱，他提着这只衣箱下了机，并没有关海人员检查。

这个地方比较特别，你带任何值钱的东西进来都欢迎的，但要带走则比较困难了。

林飞扬提着箱子，在大堂中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，一面游目四顾，察看着机场中每一个人，这并不是一个很多人坐飞机的地方，因此机场上的人并不很多。

而且，这里的人是接近马来血统的人，皮肤都是黧黑有，而林飞扬要找的却是一张较浅色的面孔，和他自己一样的。如果这张面孔是在的话，应该不难找到的，然而没有。

他看看表，下午三时半。



他第十次看表时，已经是下午五时半，太阳已经斜了，不过还是同样地热，林飞扬身上那套米色的西服，已经全部被汗所湿透，而他也知道，他所见的人，是不会出现的了。

于是，林飞扬离开了那张椅子，走出了机场，那里的路边停着几部计程车，全部都是六七年前的车款，看来就像是快要散开来似的，但是这是附近的唯一交通工具了。这些车子，虽然不大能给他以安全感，他还是坐了上去。

“到市中心区去！”林飞扬对那司机说：“先找一个有东西吃的地方把我放下吧，我饿得要命了！”他是用英语说这些话的。

金瓶岛这座热带小岛上的土语他不地讲，不过他知道，这里的人大都懂得英语。

司机也听得懂的，对他点了点头，预备把车子开动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林飞扬看到，原先站在路边的一个本地汉子走上前来，在车窗旁边弯下身子，用土语对司机说话，司机表示为难的样子，又回头瞥了一眼林飞扬。

“不行！”林飞扬摇着头说：“这车子是我包下了的，我没有空顺搭什么人一程！”

司机对那人说，那人退开了，司机就把计程车开动。林飞扬坐在车中，取出了他带来的那幅金瓶岛的地图，打开来细细看一遍。

这是他的习惯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他总要把地势研究清楚。

看了一会地图，他再侧头看看那西沉的红日，算了一下方向，就觉得有点不对了。

“喂！”他对计程车司机说：“怎么了，我们现在不是到市区？”

“这……呃……是一条捷径。”司机说。

“到市区去并没有捷径。”林飞扬说。

这一点他是可以肯定的。此地的地势并不复杂，到市区只有一条路，方向不对，就不是正在驶向市区。事实，他们现在是正向山区去的，周围的环境是更加荒凉了。

“你不明白的。”司机说。

林飞扬正要据理力争时，就看到了路的左面，那一片宽大的黄泥地上，远处起了尘头。

他起先还以为是正有人骑马而来。但不是的，再近一点，他就可以看清楚，那是两辆摩托车，正以高速驰行，驰向他们前头的公路。

当这两辆摩托车到达公路时，差不多与计程车相遇了。计程车比他们先一点过去，他们就跟在计程车后面。

林飞扬看到，骑在车上的两个是本地飞仔。

那些皮肤黧黑有热带人，但是打扮则和电影上的美国飞仔颇近似。宽脚牛仔裤，旧旧的灰色牛布“飞机恤”。

他们开始追上计程车，一面用本地话叫着。司机慢了下来，林飞扬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他们……要找的是你！”司机恐惧地回答，他正在发着抖。

“我？”林飞扬莫名其妙地：“找我干什么？”

言语不通，他相信他不容易问清楚这两个人对他是何来意了，但是他也猜到不会是好事，而且他也知道，好汉应该不吃眼前亏，因此他说：“开得快点吧，今天我没有兴趣会客。”

他虽然没有带着多少值钱东西，他还是不想被劫的。

但是那个计程车司机所做的是，却是刚好和林飞扬的吩咐相反的。那个计程车司机忽然把车子停了下来。

“唏！”林飞扬叫道：“开车！”

司机已经跳了下车，开步就逃，逃进了树林中了。那两部摩托车也绕到林飞扬的车子的前面，停了下来，车上的两个飞仔下了车。

林飞扬并没有等他们过来，他只是一推开车门，就像飞一般跳了出去，身子贴着车门。

那两个飞仔的手上已经亮出了武器，一个是拿着一根长约两尺长的水喉铁，另一个则是舞着一条单车链。这两件都是杀伤力甚强的武器。

尤其是那根水喉铁，给它在头上敲一记，那起码要头痛一个月，敲得用力一点的话，甚至会使得头骨破裂了，他们用不着说什么话表明来意，这两件武器就已经充分表明了他们的来意了。

林飞扬忽然向地上一蹲，就像腿子软了，支持不住他的体重似的，那两个人，显然也误会林飞扬是害怕到站不住了，他们叫了一句什么，就分左右扑向林飞扬。

林飞扬的两只手在地上一抓，抓起了两把泥沙，这就是他蹲下来的目的。他把这两把泥沙向两个打手的面部一撒，泥沙入眼，这两个人的武器也击不下来了。他们的武器在中途停住，嘴边怪叫着，另一只手伸上去揩擦眼睛。

他们无法看到林飞扬在哪里了，也无法看到林飞扬的拳脚击到了他们的身上。

首先中拳的那个用水喉铁的人，林飞扬一拳击中他的肚子，使他把肺内的空气全都呼出来了，然后，借着这一击的反应力，林飞扬的一只脚向后一蹬，蹬中了另一个人的下颌。

中拳的一个弯着腰坐到地上，捧着肚子，几乎缩成了一只肉球；中脚的一个则翻了两个筋斗，仆到远远的。

只是花了两三秒钟的时间，两个人都失去了战斗力，林飞扬把他们的两件武器拾了起来，丢进远远的林中，回头四面望望，那个计程车司机已经不知去向了。

林飞扬耸耸肩，坐上了车子的司机位，他相信他能开回市区的。

那两个恶汉睁着死鱼一般的眼睛在瞪着他，大概还想起来向他进攻，但是已经有心无力了。

当林飞扬刚刚发动马达，那个计程车司机，却又从树林里跑出来了。“等一等！”他大叫着。

林飞扬微笑，下了车，坐回客位上，那个司机登上司机位，一面仍然恐惧地看着那两个恶汉。

“走吧！”林飞扬说：“他们现在没有空来向你找麻烦了。”

司机却没有开车。他低声说：“打我一掌吧，但是轻一点！”

“什么？”林飞扬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

“打我一掌，”司机说：“就当你是逼我开车似的，这样你也不会做吗？”

“好吧！”林飞扬说着打了他一掌，提高声音喝道：“开车！”

“我没有办法！”司机对那两个恶汉叫着解释：“是他逼我的！”跟着，他就把车子开动了，车子开了一段路，他伸手抹抹眼角的泪水。那是林飞扬那一掌打出来的，他埋怨地说：“我叫你轻一点，怎么打得这样重？”

林飞扬笑起来：“这是最轻的了，叫我打得重点可以，叫我打得轻一点，却恕难从命了。”

司机低声喃喃着，究竟是在咒骂林飞扬，还是在咒骂那两个恶人，可听不清楚了。不过现在，他的确是把车子向市区方面驶去的。

“你欠我一个解释。”林飞扬说。

“那……那是鲁奴奴的人，”司机说：“我并不喜欢作，但是我和别人一样，也害怕他。如果他知道我是自愿载你走的……”他抖了一抖。

林飞扬皱着眉头：“鲁奴奴？这个名字真难记，他父亲一定是口吃的，所以给他取了个这样的名字。”

“别这样说鲁叔叔。”司机警告。

“鲁叔叔有什么了不起？”林飞扬问。

“他……他是这里的地下皇帝！”司机说：“他随时可以杀死一个人，也喜欢杀人。”

“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你载我到那里去，”林飞扬说：“你不载我到那里，我们是不会碰到鲁叔叔的人的。”

“是他的人叫我这样做的！”司机哀鸣着：“你看见的，那人在机场命令我把车子开到这里。”

“他们的抢劫真大架子，”林飞扬笑起来：“就像抽税一样。”

“鲁叔叔在这里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的！”司机痛苦地说：“没有人敢开罪他，没有人敢说一个“不”字。”

林飞扬微笑耸耸肩：“这是人之常情了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想做到鲁叔叔的地位，也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做到鲁叔叔的地位的！”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来，递到前面去给那个司机：“喂，朋友！你知道这个地址吗？”

司机瞥了一眼，点点头。

“把我送到这个地址吧！”林飞扬说。说着，他在座位上靠好，把那只信封内的信取出来，看一遍。那信上是以很潦草的字迹写着很简单的字句，写的是很简单的两行字：

林飞扬，魔鬼正在流泪，我需要帮助，快点来，带着上帝。

只是这样。在别人的眼中，这两句话像是谜语一样，但是林飞扬是看得很明白的。狄柏云，这是一个他有很深印象的人，一个曾经和他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。在他们一起闯荡江湖的时候，他们喜欢用一些他们自己创作的暗语。

“魔鬼流泪”表示危险正在逼近，而“上帝”表示枪。对于那些常常经历危险的人，枪是比上帝更值得信赖的。这封信说，狄柏云遇到了危险，他需要林飞扬带着枪去帮助他。

是哪一种危险呢？林飞扬无法猜到。他和狄柏云已经三年没有联络，他并不知道狄柏云正在这岛上做些什么。

事实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狄柏云是在这岛上的。

会不会，狄柏云的危险和鲁奴奴有关？如果鲁奴奴是司机所说的那种人，那么这岛上的任何人的危险，都可能与鲁奴奴有关。

车子驶过荒野，到达了市区。这一路上，都没有人阻止他们了。车子到了林飞扬信上所示的那个地址，停了下来。

林飞扬发觉，他们虽然进了市区，但这个地址所在之处，却并不热闹。那是一间一半砖头一半木板搭成的小屋子，独立在近海的地方，离开其他的屋子很远，离开路边也很远。

“这里就是了。”司机说。

“你没有弄错吧？”林飞扬问。

“没有，我已经当了十几年司机，不会弄错的。”司机说。

林飞扬只好付了车钱，下车，提着箱子向那屋子走去，一面仍在奇怪，怎么狄柏云没有来接他的飞机？

两天之前，他还拍过一封电报到这里来和狄柏云联络，告诉狄柏云他要来的，而狄柏云也给他回了一封电报，约好今天这一个钟点在机场接他。然而今天，林飞扬依着信上所约定的时间来到了这里，狄柏云却没有出现。

狄柏云是睡着了吗？但是，他知道狄柏云不是一个贪睡的人，而且狄柏云是一个重视诺言、重视约会的人。

狄柏云不能赴约，必然是有着一个重要的理由的。

林飞扬走到屋子的门前，伸手敲敲门。但是，他实在却多此一敲的，因为那道门是紧闭着，而在外面给用一把大锁锁着的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很明显地，屋中是不会有人的了。

林飞扬呆在那里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魔鬼的眼泪已流完了吗？他带来的“上帝”，是已经英雄无用武之地了？如果狄柏云不在家，他委实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找他了。狄柏云住得这样荒僻，连邻居都没有的。

林飞扬把箱子在地上一搁，就把箱子权充凳子，坐了下来考虑着。怎么办？

终于，他伸出右手的中指和食指，探进左边的衣袖



里，在衣袖的贴间摸了几下，在里面拉出了一根大约六寸长，比头发粗不了很多的钢线，这根钢线虽然细，但是却很够硬，而且又有着很强的弹性。

他四顾无人注意他，便把这条钢线探进那锁内，轻轻扭动。

“格格”一声，那锁开便开了，他把那锁除了下来，推门而入，相信狄柏云一定不会介意他如此做的。他和狄柏云是那么好的朋友，好到简直连女人都可以交换使用的程度。

这时天色已经很黑，他相信即使对面的屋子有人凭窗而望，也不会看清楚他是在干什么的。不过，天却也并未黑到使林飞扬看不清楚屋内的情形。

藉着残余的夕阳余晖，林飞扬可以看到，那屋里乱七八糟，乱的程度，简直有如一座垃圾。

屋里的摆设，本来就已经不太讲究的，但现在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件杂物都翻乱了，就像曾经有一个巨人把屋子整间拿了起来，当一只球一般在地上滚了几滚，又放回原位似的。

林飞扬愣愣地看着那一团糟，这件事情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有人搜索过这间屋子，而且是狠狠地、毫不留情地搜索的。

这些人要找寻的究竟是什么？

狄柏云哪里去了？在那半昏暗之中，林飞扬小心观察那些杂物。